

1007



百年風流

扬州近现代人物传

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百年風流

扬州近现代人物传

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一九九八年一月

扬州文史资料第 17 辑

百 年 风 流

扬州近现代人物传

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发行

华 东 石 油 局 印 刷 厂 印 刷

(地址:扬州市万福闸 电话:7293368)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字数 354 千字 印张 16.5

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

准印证号:苏扬准出字(97)第 033 号

定价:25.00 元

目 录

热血浇开自由花

- 安庆起义军总司令熊成基…………… 许凤仪(1)
- 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盛白沙…………… 李为扬(16)
- 叛逆的新女性
- 扬州妇女运动的先驱郭坚忍…………… 王虎华(33)
- 曹起潜烈士…………… 潘慕如 杨振基(51)
- 抗日英烈陈文…………… 苏靖山(71)
- 女市长杨祖彤…………… 戚 敏 蒋 建(89)

- 现代文坛巨子朱自清…………… 刘 流(112)
- 古典文学大家余冠英…………… 汤 杰(134)
- 东方文化骑士盛成…………… 李为扬(152)
- 扬州名儒陈含光…………… 蔡文锦(173)
- 学界奇人任中敏…………… 张宏梁(193)
- 诗人学者陈汝衡…………… 韦明铎(210)
- 著名革命文化战士徐平羽…………… 殷伯达(230)
- 通俗文艺多产作家李涵秋…………… 张翼鸿(59)
- 文坛上一颗闪亮流星
- 通俗小说家毕倚虹…………… 朱广盛 王友山(245)
- 杰出女词人丁宁…………… 蔡文锦(260)

伶人义士潘月樵·····	韦明铤(277)
师表江淮的教育家李更生·····	吴献中(290)
中国古生物和地层学的奠基人孙云铸·····	朱延庆(313)
扬州黄氏三杰·····	张沛庆 赵 导(331)
望重杏林的任三先生·····	顾一平(346)
大说书家王少堂·····	李 真(366)
剪下春秋	
——著名剪纸艺人张永寿·····	周任如 罗蔚文(384)
古馨远逸的“老梅花”	
——广陵派古琴艺术大师张子谦·····	戈 弘(405)
“棋孟尝”张毓英·····	汤 杰(422)
矿业先驱李寿铨·····	李为扬(432)
爱国金融家胡笔江·····	汤 杰(456)
“谢馥春”老板谢箴斋·····	杨中和(465)
名厨肖泰山·····	梅 义(473)
高僧来果·····	祝 竹(485)
大江枭雄	
——徐宝山传·····	李家池(502)
后记·····	(520)

热血浇开自由花

——安庆起义军总司令熊成基

许凤仪

—

1906年秋天,19岁的熊成基伏案灯下专心致志地阅读《扬州十日记》。读着读着,他泪水直泻,怒火中烧。史可法英勇御敌、慷慨就义,清兵屠城十日、尸横街衢的情景,像电影似地一幕一幕从眼前闪过。于是,他拍案而起,愤然道:“大丈夫不能为国家出力是很可耻的。于今政府专制,国势衰弱,列强欺侮,只有从军学武,才能强国雪耻!”

第二天,熊成基带着几件行装,来到梅花岭畔的史公祠,来到史可法像前,双膝跪地,痛哭道:“史阁卿,好男儿当为浇灌民族自由之花,甘洒热血,留芳百世!”说完,他擦干泪水,站起身来,向史可法三鞠躬,而后背起行装,匆匆踏上了革命征途。

熊成基来到芜湖的姑母家。他曾随祖父、父亲在芜湖生活过两年。祖父是繁昌县令,父亲是候补通判,胞兄是候补巡检,都是朝廷命官。祖父和父亲都劝他苦读诗文,进身仕途。熊成基则说:“今何时也,读书能治天下?舍武别无他路,我决

心投笔从戎，推翻清王朝，以雪大耻！”熊成基口出“狂言”，吓得祖父和父亲一身冷汗。

熊成基很快离开芜湖，渡江来到安庆，进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。不久，练军学堂停办，成基从军之志不变，遂应征入江宁新军，任某营副目。管带见其聪颖好学，喜读兵书，善谈军事，勤钻韬略，奇才初露，便介绍他到炮兵速成学堂将校科学习。一个普通下士厕身于将校之列，可谓凤毛麟角，令人刮目相看。熊成基入学练武，如鱼得水，很快取得优异学术，毕业后任江南炮兵排长。时隔不久，安徽征兵，熊成基心中盘算再三：江宁之地，长江咽喉，驻兵甚众，不易起事。祖、父和家兄仕皖有年，熟悉形势，且军中友人亦多，士气雄健，易于行动。于是，他毅然离开江南炮兵，加入安庆新军。数月之后，新军顾忠琛也由江宁调往安庆。他对熊成基颇为赏识，奇其才，嘉其志，任他为炮营队官，后欲升他为步兵营管带。熊成基考虑到倘若起兵革命，炮队实力优于步兵营，便坚辞不就，顾忠琛也就没有勉强。

早在武备学堂学习时，熊成基便结识了柏文蔚、郑芳荪、范传甲、张劲夫等一批仁人志士，参加了革命团体——岳王会，秘密在新军士兵和各军事学堂中散发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、《革命军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等宣传品，并利用各种机会，鼓吹民族复兴。平日，熊成基对士兵极为关怀，声望日增，新军中多数下级官佐和士兵，受他影响较大，也多倾向革命。

1907年4月，徐锡麟在安庆起义，枪杀安徽抚台恩铭。事先与新军中革命党人本有联系，因临时改期，新军不及响应，终致失败，锡麟被害。熊成基和范传甲等人极为愤慨，决心继承烈士遗志，再次举义。正当熊成基等人谋划之际，革命

党人倪映典从南京调来安庆任骑兵管带，手掌一营兵力，且声望亦高，便公推他为举义首领，策划于是年除夕发难，占领安庆。孰料事机欠密，为安徽抚台朱家宝侦知，倪映典遂被撤职，举义计划夭折。

次年秋日，清政府下令南洋各镇新军于10月在安徽太湖举行会操，两江总督端方为检阅大臣，朱家宝亦率安徽新军三十一混成协前往参加。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得知这一消息，喜出望外，他们遂集义于三祖寺杨氏试馆，决定于太湖秋操时，发动起义，并公推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，薛哲为副指挥，工程营由范传甲任指挥，炮营由熊成基指挥。他们议定，太湖起义后，即将端方、朱家宝拘禁起来，然后攻打安庆，夺足枪支弹药，再进兵皖北各县，与当地革命党人配合，壮大力量，浩浩荡荡，一路北上，直捣清廷巢穴北京。

会上有人耽心地说：“秋操兵力数万，我们只有一个混成协，就怕寡不敌众。”

熊成基成竹在胸，说：“秋操人数虽有数万，大多有枪无弹，且多数为胆小鼠辈，只要革命党人枪声一响，就会纷纷归顺。”

熊成基话虽如此之说，为保起义成功，他一面派范传甲前往南京，与第九镇官兵预先联络，争取响应；另一方面指定人员与参加会操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，做好策动工作。无奈时间紧迫，诸多准备工作不得不紧张而有计划地进行。

徐锡麟起义失败，倪映典起义夭折，引起清政府陆军部的高度警惕，恐出事端，遂急电告知朱家宝说：新军三十一混成协新近成立，训练尚未纯熟，不必开赴太湖会操，一律禁发枪械。朱家宝接到上峰急电，只好唯命是从，随即决定三十一混成协不赴太湖秋操。

局势的骤然变化,使得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不能前去太湖,秋操的起义计划也就随之破灭了。

太湖秋操起义的计划破灭了,革命志士复仇的火焰丝毫没有泯灭,仍旧在腾腾燃烧。他们随即修改计划,再举大义。

二

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,新军云集太湖,秋操如期举行。正在此时,光绪皇帝和西太后那拉氏先后逝世的消息传来,欢呼者有之,痛哭者有之,军内军外,人心惶惶,不可终日。熊成基不禁叫道:“天助我也!”他立即找到好友范传甲,说:“光绪和西太后一死,人心大乱,我们何不抓住良机,以马、炮营为主力,率先在安庆举义?安庆城内兵力薄弱,只有薛哲的一个营把守,攻下安庆之后,再与太湖秋操的革命党人配合,策动秋操新军响应,一路打向京城。”

范传甲当即表示:“机不可失,火速行动!”

第二天下午,各起义部队的代表在杨氏试馆再次举行秘密会议,一致决定当晚起义,先由熊成基负责指挥的马、炮营和辎重队千余人在城外起事,薛哲在城内率队接应。熊成基为起义军总司令,当即发布作战密令十三条。

晚上9时,驻在玉虹门和北门外的马营举火为号。起义人员将马营管带李玉椿包围在楼上,劝其投降。李玉椿回道:“你们造反,我李玉椿决不响应!”起义军中的革命党人张烈等人当即冲上楼去,用马刀砍向李玉椿。李玉椿立即装死倒在血泊中,此人善于拳术,虽身负刀伤,仍撑伞越窗落荒而逃。张烈随即率领全体马营官兵开往城北,准备攻城。与此同时,熊成基也发动炮营起义军,击毙管带陈昌镛,而后全部人马开往城北,

与马营人马会师，直奔菱湖嘴子弹库。说来也巧，守库正目范传国正是范传甲的胞弟。他也倾向革命，听说来的大队人马是起义军，立即大门洞开。起义军得到充足的子弹，回过头来放火烧了步兵营房，全营官兵也参加了起义军。马营、炮营、步兵营士兵都参加了起义军，城外已无敌军，也便无后顾之忧了。随即，熊成基发布攻城命令：炮兵发炮轰击抚署和督练公所，步兵攻击城东北角，骑兵和辎重队攻击西北角，预备队爬城而入。霎时，一场气吞山河的攻城战斗打响了。

起义军在等待城内薛哲的接应。枪声、炮声响过很长时间，还没有听到城内的动静，熊成基焦急了，全体起义士兵焦急了。他们万万没有料及，此时城内发生了变故。

却说安徽抚台朱家宝本已前去太湖，恭迎两江总督端方检阅秋操。当他得知光绪和西太后的死讯后，生愁革命党人乘机起事，随即打道回城，加强防范。熊成基等人刚刚举事，炮营队官徐召伯秘密逃入城内向朱家宝报告：“抚台，大事不好，熊成基率领马、炮营造反了！”

朱家宝一听，吓出一身冷汗。他当即严令：紧闭所有城门，加强兵力防守。驻在北城脚下百花亭的六十二标二营管带薛哲，本应在听到城外起义信号后，立即将城门打开，让起义军攻进城内，活捉朱家宝。谁知胆小怕事的薛哲，得知朱家宝回城加强防守的消息，胆颤心虚，临阵畏缩，没有及时开城。等到城外密集的枪声、炮声响过一阵，踌躇半天的薛哲才大梦方醒，急急带领部下百余人冲至北门，可良机已失，朱家宝已派巡防营加强守卫。薛哲也想孤注一掷，冲开城门接应起义军。谁知又见朱家宝率队过来，薛哲既不敢冲击城门，又不敢向朱家宝开火，只得又缩回营防。

本来，范传甲是负责率领工程队接应起义军的。清军协统余大鸿已经侦知范传甲是革命党首脑人物，城外起义不会与范传甲没有关系，便对他严加防范，暗中派一名队官监视他的行动。他被软禁在营房驻地关帝庙内。关帝庙大门已被封锁。营房内枪支虽有，但无弹药，冲不出去。他试图放火烧毁营房，乘机逃出，接应熊成基率领的起义军。几次点火，均被暗中看守他的队官发觉扑灭。余大鸿得知范传甲的纵火行动后，大为震惊，当时想就地杀害，又恐时局危急，陡生事端。为防不测，他让范传甲到协本部充任卫队，跟随余大鸿出巡，以便步步监视。巡逻行至马塘附近，范传甲伺机举枪袭击余大鸿。由于监视甚严，枪声未响，范传甲便被拘捕。

城内接应失败，城外弹药将尽。熊成基率领起义军数次猛攻，均被击退。加之，朱家宝又令碇泊江心的清军兵舰炮击起义军阵地，腹背受敌，起义军伤亡惨重。此时，各路清兵援军又迫近城郊。万般无奈，次日晚上，熊成基下令兵分两路，突围出走。

熊成基带着约有数百人的队伍北上，准备进抵合肥，联合淮、颖之间的革命党人，再谋大举。岂料途中又几次遭到清军的阻击，多有死伤，至合肥清点人数，所剩不足百人。熊成基只好含泪对大家说：“诸位且先回家，另谋出路。成基推翻清王朝的决心，至死不变。一旦时机成熟，定谋再举！诸位请多保重！”说完，泪如雨下。

三

安庆起义，震惊朝廷，朝野上下，一片惊惶。一场大搜捕、大屠杀在安徽各地展开，范传甲、张劲夫、薛哲等三百多革命

志士，惨遭杀戮，或碎尸万段，或枭首示众。朝廷又悬赏五千银两，捉拿安庆起义军总司令熊成基。

熊成基在一个士兵家中躲藏了数日。稍事养息后，便悄悄来到芜湖姑母家。熊成基的深夜到来，姑母大吃一惊。她知道侄儿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，皇上正在捉拿他，无论如何，他是不能在这儿落脚的。姑母说：“你哥哥成模，是候补巡检，也是个不小的官儿。他住在安庆，让他找找关系，或者请你祖父和父亲的好友出把力，也许能救你一把。”熊成基坚决不让姑母去见他的哥哥，因为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。

姑母给他忙吃的。他实在饿极了，饥不择食，狼吞虎咽。姑母望着蓬头垢面、衣冠不整的侄儿，耽心地说：“孩子，你祸闯大了，皇上不会饶你的。姑母这里不是久蹲之地，得快想个法子避避风！”

熊成基坦然道：“姑母，我知道外面风声很紧，你这儿也不安全。我要去找孙中山，去找黄兴，不推翻清王朝，我死不瞑目！”

姑母信佛，结庵以居。第二天，姑母给了他一些盘缠，又替他找了一件袈裟，经过一番化装，天黑之后，让他离开了芜湖，离开了姑母的家。

他决定东渡日本，去见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、黄兴，以图再举。

去了日本，何年何月才能回中国？他忽然思念起未婚妻程舜仪来。舜仪也是命运多舛，父母早亡。她孤苦一人，寄居在江苏海安姑父汪芷洲家。

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，装扮成和尚的熊成基轻轻敲开汪家大门。汪芷洲不禁大吃一惊。此时，安庆起义的消息，汪家

及舜仪已耳有所闻，他们都在为熊成基的命运担心。熊成基的突然到来，汪芷洲又喜又惊。汪芷洲是前清秀才，知书达理。他对清朝廷当时腐败现象极为不满，对熊成基的革命壮举深为钦佩。因而，见到熊成基安然无恙，当然欣喜。可是，清朝廷捉拿熊成基的风声四起，密探的幽灵又在他家四周游荡，因而对他的安全十分担心。为防风云不测，汪芷洲当时没有把熊成基到来的消息告诉家中任何人，也没有让熊成基在屋内居住，而是叫他在天井的紫藤架下的躺椅上过夜，自己则坐在旁边望风守护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可以随即帮他逃走。

一夜平安无事，天刚放亮，汪芷洲悄悄将他藏到一间隐蔽的阁楼上，不让露面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汪家当天又大张旗鼓地请来和尚念经，超度亡人。木鱼声声，诵经呐呐，密探和邻居当然是不会注意的，就连程舜仪当时也不知道，未婚夫婿就在身边。

熊成基本来想见一见舜仪的，可当时的处境太危险了，暗探不时在汪家探头探脑，他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。

熊成基没有能见到心爱的未婚妻。程舜仪也没有见到这位名声赫赫的未来夫婿，双双都是非常惋惜的。封建的礼教，危险的局势，没有能让这对未婚夫妇含情脉脉地见上一面。只是在熊成基临走前，姑母才悄悄告诉她：“熊家相公来了。”她真想壮起胆子求姑母帮她去见见熊成基，无奈那无情的封建道德，又使她羞于启齿，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但她还是趁天黑的时候，独自躲在屏风后头，贴着无情横在面前的屏风，听到熊成基和姑父的一段感人肺腑的简短对话。

汪芷洲心思重重地低声说：“安庆壮举，震惊朝廷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，就连我家也被暗中监视了。”

熊成基慷慨陈词：“清兵入扬州，屠城十日，血流成河，成基永不忘。只有推翻当今野蛮专制之政府，重行组织新政府，才能使我国同胞永享共和之幸福。成基愿以一腔热血，浇灌中华自由之花。”

汪芷洲点点头，深表同情地说：“可我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怎么办呢？”

熊成基毅然地说：“东渡日本，求见孙中山，以图再举！”

夜幕降临，月黑星稀，汪芷洲打着灯笼，将依旧化装成和尚的熊成基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出城外，送上了东渡日本的征程。

四

熊成基来到日本，找到了同盟会，见到了孙中山、黄兴。三人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孙中山、黄兴对安庆起义大加赞赏。他们一起分析失败原因，分析国内局势，研究革命动向，探讨今后活动步骤……。

1909年春天，黄兴找到熊成基，说：“如今革命经费奇缺，我这里有几份日本的军事秘密资料，对俄国大有用场，想物色一位最可信赖的同志去东北联系出售，以筹资金。”

熊成基慨然道：“我去！”

黄兴沉思片刻：“仁兄足智多谋，你去当然再好不过，只是安庆之举，风声尚紧，风险太大！”

熊成基回道：“革命哪有没风险的？怕牺牲何以谈革命！”

黄兴向熊成基投以钦佩和信赖的目光，点点头说：“你也好，要多加小心！”

熊成基要回中国筹集革命经费的消息，传到友人耳中，大

家竭力劝他：“你是安庆起义的‘首犯’，风声未过，不去为好！”

熊成基说：“我不去谁去？谁去没风险？革命怕风险，还革什么命！”

劝说无效，熊成基毅然起程回国。

他来到长春，化名张建勋，住在一个叫臧冠三的家中。臧冠三的儿子也在日本，是革命党人，与熊成基相处很为友善。照理，熊成基住在臧冠三家是颇为安全的。熊成基向臧冠三许诺，如果资料生意做成，定会给他重酬。谁知臧冠三虽然满口倡言革命，实为一市井庸夫，极不可靠。他明里暗里要挟熊成基，三番五次向熊成基借钱，熊成基对他说：“我所带银两剩余不多，只能给你很少一点。待生意做成后，一定给你丰厚的酬劳！”

臧冠三对熊成基初时热情过甚，渐而奸刁显露。熊成基自知此乃势利小人，不可信赖，便离开臧家，去哈尔滨。几经周折，总算与俄人谈妥秘密资料出售事宜。正当成交之时，清政府派往英国视察海军的海军大臣载洵等经俄回国，途经哈尔滨，清政府急令地方严加戒备。载洵到来前夕，地方又有传闻：革命党人密谋刺杀载洵。于是，四处戒备尤严，并悬赏捉拿革命党人。熊成基为免惹事端，住在秦家岗下坎宾如栈内极少露面。

贪得无厌的臧冠三，见到熊成基去哈尔滨好久不归，料定他发了大财。于是，又赶到哈尔滨找到熊成基，索要重酬。熊成基告诉他说：“生意刚谈妥，尚未成交付款，待数日定会给你酬劳！”

臧冠三不信，以为熊成基在搪塞他。眼看重酬无望，又见军方四处捉拿革命党人。臧冠三心一横，向官府告密。

早在熊成基住在臧冠三家中时，一次酒后失言，道出了自己真实姓名。臧冠三不禁暗喜：官府悬赏五千银两，捉拿的就是这个熊成基。如果将他告发出去，五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就可以到手。这可真是送上门的财神菩萨。但他没有急于告密。一来，他儿子也是革命党人，在日本和熊成基相处友好，一旦告密，对儿子不利；二来，熊成基当面许诺，事成之后，给以重酬，何不等等再说。而今重酬无望，利令智昏的臧冠三，何谈儿子，何谈革命，便立即向吉林巡抚陈昭常告密。陈昭常获此密报，喜出望外。他先将臧冠三扣留作质，又立即调集人马直奔秦家岗下坎宾如栈，将熊成基一举捉拿，次日押至长春，急急电奏朝廷；安庆兵变首逆熊成基，于20日在哈捉拿归案。因系叛逆重犯，未敢擅专，请旨定夺。

陈昭常一边急电朝廷，一边指令对熊成基“特别优待”，遂在中军处设宴款待。熊成基也就将计就计，在这场“鸿门宴”中即席宣称：“陈公如此待我，不独我一人之荣幸，我实为革命前途贺……尤为中国前途贺！”豪语却敌，大义凛然。他们名为宴请，实为审讯。吉林巡抚陈昭常、提法使吴焘、提法金事傅善庆，以及公署幕僚倾巢俱出。他们轮番审讯，不给喘息之机。熊成基虚与委蛇，舌战群顽，直至日影西斜。

在解押熊成基去提法司的路上，吉林百姓闻讯出迎，夹道围观者如堵，争先景仰革命党人的英雄丰采。熊成基手铐脚镣，面带笑容道：“诸君珍重！我死犹生！我愿以一腔热血，灌自由之花。我乃为民倡义不遂而死之首领。今生已矣，我愿继我而起者大有人也！”

熊成基押至法署典狱科办公室继续审讯，众法官轮番上阵，熊成基“抵掌而谈，滔滔不绝”，直至三更。第二天继续审

讯，主审傅善庆，审讯专题是安庆兵变。熊成基一听，立即慷慨直言。并写下洋洋大篇的“自供书”：

吾生平磊磊落落，言无不吐，既承明问，直书胸臆以答。

宗旨：推翻野蛮专制政府，重行组织新政府，俾我同胞共享之幸福，以洗涤我祖国历史上莫大耻辱。

理由：满人自吞我土地以来，待我汉人之手段，异常阴毒。入关之初，杀我汉族，彼时尸骨已接成一大地毯，盖于中原之全部；鲜血已积成一大红海，流于支那之本部，当时称为白骨山，红泽海，殆非虚语。然最惨者，惟我扬州。满兵入城，连杀十日，靡有孑遗。扬州如此，他处可知。其后历年来待我汉人之尤阴毒者，历举如下：

一、海陆军权不与我汉人也。……

二、政权不与我汉人也。……

三、不问我汉人之生活也。……

四、不开我汉人之智识也。……

有以上之理由，故有种族革命之决心。现在处于竞争之时代，强者存，弱者亡，人所共知。而我中国土地如此之大，人民如此之多，何以不能立于优胜之地步耶？要之，月先晕而后风，础先润而后雨。吾中国之所以弱者，由于政治之不良故也。或云，现在预备立宪，一经实行，则中国之病根必可消除矣。噫！此乃不知根本上之解决也。譬如人生一痛，徒以药敷其外，不肯将此腐败肉挖去，能期全愈乎？况君主立宪，乃特别专制之代名词，非人民得有参政权也。夫在未立宪时代，助政府压制人民者，不过官府而已。设已立宪，反多各省之议员为政府助